



◎ 喻大翔 / 著

舟行纪

同济百年诗传

上部

一粒 紫红的牙痕 由帕瑟瓦尔克 由辟雍的古尘 冒出或顶开 迷离的梦境
一另 神草吗 穿过长长弹音 呼吸着水气 从火红的磨刀洋 从蔚蓝的什未林
芥舟 飘着药香 和雍宫的刻纹 第一次 飞起来 行行重行行
这二天 飞成国舟 且发出龙吟

ZHOUXINGJI
TONGJIBAINIANSHIZHUAN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舟行记

舟行记

舟行记

舟行记

舟行记



◎ 喻大翔 / 著

舟行纪

同济百年诗传

上部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同济大学1907年始创于上海,至今一百周年。世界是一片海,同济是一艘船。一百年高教生命,一百年风雨兼程,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可吟可颂的故事和可圈可点的创造!该书用诗歌纪写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由德国人创办的医工大学,如何在苦难岁月里坚守理想、航向彼岸的五十年感人历程。它打破新旧诗体不能互通的惯例,将古诗新诗的各种体式熔为一炉,所涉人事皆有所本,是第一部中国百年老校的史诗性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舟行纪:百年同济诗传(上部)/喻大翔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5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ISBN 978-7-5608-3424-5

I. 舟… II. 喻… III. ①同济大学—校史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649.285.1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3745号

舟行纪——百年同济诗传(上部)

喻大翔 著

责任编辑 张德胜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25

印 数 1—1100

字 数 225 000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424-5/G·353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

编委会

主 任 周家伦 万 钢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洁民 万 钢 马锦明 王伯伟

吕才明 李永盛 李国强 杨东援

陆敏恂 陈小龙 周祖翼 周家伦

姜富明 赵建夫 黄自萍 董 琦

总 编 辑 陆敏恂

副总编辑 黄昌勇 端木怡雯

作者简介

喻大翔,笔名荒野,蛇年生人,籍贯湖北黄陂,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世界旅游文学联合会(香港)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世界旅游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作200余首,散文100余篇,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诗集2部,散文集1部,学术专著3部;主编大学写作教材1部、散文辞典2部、诗文集3部。散文创作和研究成果先后被录入《中国当代散文史》。近年曾受香港岭南大学、《明报月刊》、香港作家联合会、新加坡作家协会等6家机构共同邀请,担任“世界旅游文学征文奖委员会”终审委员,并作为讲座嘉宾和主讲嘉宾,两次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演讲散文和旅游文学。

总序

自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出现后,大学越来越成为知识界的焦点。

社会有了大学,似乎就有了生命的动能。大学是理念的制造者、思想的策源地、自由的吸氧吧、学术的交流道、律法的裁判者!一句话,是人、社会、国家的设计大厦。

那么,由谁设计这复杂而伟大之厦呢?当然是人,是国家。如此一来,大学就成了一个民族循环教育的起点与终点。就起点而言,大学仿如木工部、翻砂间或炼钢厂,把从大山里锯来或挖来的材料或矿石,筛、选、模、炼,按照物之性与民之需,经过种种条件的化合、聚合或汇合,激起它们蜕变的激情与渴望……就终点而言,大学又仿如越野的跑道、高翔的飞机、远航的轮船——跑道寂寞了,终点诞生了冠军;飞机降落了,扶梯上升起希望;轮船疲惫了,汽车却开始狂奔!也许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拱起了一座桥,耸起了一幢楼,亮出了一道新公式,生长出一个新课题……所有的起点都能到达,而所有的终点,都可以再出发……我们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大多数人把起点和终点都放在大学之道上,在杰出的理念、思想、自由、学术和一切律法上走过来或走开去,那这个国家一定就被大学化了。大学与人、与国家之间,就会出现富有魅力的和谐互动。

同济大学生长了一百年,与中国不少大学一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前50年在列强、军阀、贫困和战争中煎熬;后50年经历了院系调整、“左”倾厄运、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之轨驭空而行,同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这是德国医生宝隆博士(Dr. Erich Paulun)力主创办的,有着德国文化和学术,尤其是医工传统深远影响的大学教学、研究、实践相统一的学风,崇尚自由但又务实,一丝不苟的德国精神至今流动在同济人的血液中。其二,同济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

接受害者。1917年法国总捕房占领校舍,要解散同济,学校几乎夭折。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同济亡命于西迁之途,有时数路并进,风雨兼程,且车且船且步,行程二万多里。更恐怖的是侵略者的一路轰炸,同济在大曲折中完成大生存,其抗战救国的自我牺牲、同舟共济,相信是国难大学中最艰困而不屈的。其三,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系大调整前,同济已有了医、工、理、法、文五大学院,还有附中、高职、医院等辅助性教学机构。调整后,以土建单科为主,医学、测量、造船等优势学科以及已经颇具气象的法学、文学、哲学调整到其他高校,洪堡理想中的大学自由、哲学人文的基础地位及学科分类和科学统一原则等受到了挑战。当然,同济的土建等学科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但代价和遗憾也留给了后50年的同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济恢复了对德联系;90年代开始,同济再向综合性大学长征;21世纪校庆100周年之际,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已扬帆出海!码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吴淞与双溪,岸线也不再是当年的狗街和李庄,而有更高更远的银河在闪耀,那正是我们星槎的航向所在!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一路的航程至艰至险,同济百年,留下多少人物、故事和学术的波痕……在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启动“百年同济文史书系”,请我校的学者、作家、报人和编辑,或编或著,再现百年航程的点点滴滴,将一个世纪的苦难、挣扎与奋斗用不同的体裁和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重温一个大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与辉煌。

我们以为,同济不仅是同济的,同济是上海的,更是中国和世界的。百年校庆之后,这一套丛书将会继续跋涉,同济人文的历史脉搏也会越跳越强劲!

《百年同济文史书系》编委会

2007年4月8日

个人才艺 同济丰碑(代序)

大翔兄：

大作《舟行纪——百年同济诗传》得先睹，快何如之。拜读后真要恭喜你：这是力作，对同济大学而言，是一座诗的纪功碑；我国多所百年老校有没有这样的诗传呢？如果没有，或者有而平凡，那么，这首诗更加重要：《舟行纪》是领航之舟，是旗舰。

《舟行纪》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你经过实地访查，并且寻寻觅觅找到各种资料后（英文 research 一词是寻找再寻找之意），加以组织、铨裁，写成这样的英雄式长诗，真了不起。同济百年办学，有多少艰辛苦楚（由上海至四川，其艰险比起钱钟书《围城》第五章上海至湖南之旅大得多；这又使我想起母校新亚书院校歌“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建校精神）；百年树人，又有多少文理豪杰；这些你都用彩笔来描述。

宝隆先生创校，自然要大书特书；其他来自德国的学者、同济的先贤，各位有贡献于同济的教师、校友，如蔡元培、冯至、童第周，等等，以至中德大贤如孔子、歌德，自然也在颂赞之列。《文心雕龙·颂赞》说的“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德底颂，勋业垂赞；镂彩摘声，文理有烂”——这些，大作都做到了。

百年里，同济大学同心同德、济济多士，莱茵河与长江仿佛在此合流，“中外的思潮在此激荡”；而大作的语言典雅远奥与浅白日常兼之，各种诗体（诗经体、离骚体、近体；现代格律体、自由体以至散文诗体；图像体如宝塔、楼梯、井形、手枪形……；以至英国 limerick 五行体即徐志摩《偶然》所采用者）俱备，真是诗藻和诗体的大汇演，也正好象征了百年同济的变化跌宕、丰富多姿。在诗体方面，如果要求全，则可以说，加上格律严谨的一二首绝句和律诗，加上一二副工整的对联，加上一二首声籁体（sonnet），那就无懈可击了。

大作形象性强,起伏开阖有度,“芥舟”这意象贯串全篇,且首尾呼应;这样的诗艺,更有向学子示范的作用。艾略特有著名文章“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传统与个人才艺》),我把 tradition 换为 monument(纪念碑),用来形容《舟行纪》:它是吾兄个人才艺的表现,而吾兄才艺铸造成这座百年同济的丰碑。

再为吾兄贺。祝教安!

弟 维梁 拜启

2007-4-11

* 黄维梁教授现任教于台湾佛光大学。他是知名的龙学(《文心雕龙》之学)家、比较文学学者、余光中研究专家和香港沙田派作家。同济大学客座教授。

前言

一百年在广漠的宇宙，那是春季里的一阵风，冬天里的一片雪，是星星、云朵或山河的眨一眨眼睛。随即，那些见证者又定在它们自己的时间中，对人世的一切默然而视。

可是人呢？《古诗十九首》说，总有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因为有血，又有脑。血化成了人情、热情与激情；脑化成了思维、知识与智慧。人有了情与理，才有对自身、对人类、对自然、对大千世界的寻问，对一切未知的探求与创造。这才有了文化，有了大学；有了文、理、工、医、农等学科；有了对情思与物理的系统教养。

我曾在一文中写道：“大学满百载，常怀宇宙心。”人不到百岁而忧千年，大学满百年而不忧更大更远的时、空、心吗？为“大”之道，无内亦无外，无形亦有形。身在大学，难免不走一走大学道，也难免不忧一忧大学道。为“远”之理，无古亦无来，无中亦无西。心在历史，也难免不想一想是与非，不问一问长与短。我们的大学，在人类大海里航行的、对一切灵魂和一切事物都怀着无限兴趣与警惕的情智之舟，她有着怎样的命运——过去、现在与将来？我们用一些思考和文字来表述她，尤其是如此惊天动地的 20 世纪，苦难而幸福，曲折而伟大。

同济大学 1907 年创校，由一个德国医生牵头。他号召了两个国家当时的政界、商界与学界，办成了一所德国培养模式的医学堂。这背景够复杂，也够许多国家许多不同政见的人在许多不同时代想出或做出许多不同的东西来。埃里希·宝隆博士非常了不起。他真的是为了救病扶弱，才干干脆脆在上海办了这么一座德式医学校，走了一条与以往外国人在中国各处开设教会学校完全不同的路。这条路荆棘遍地，其难其险是宝隆和中国的教育者们都没有预料到的。

那时的上海不用说，城市谈不上有规模，文化谈不上有成

就,教育谈不上有特色。中国呢?更是苦海无边,大智者当然有,但无力回天!大贫、大病、大弱、大乱,加上大受列强欺凌,一所直接为了人的大学,在人为的困境中犁浪而行,不是逆水行舟,简直就是罔水行船了!一战一来,德国战败;二战又来,德国又败,德国人插手的学校,那些找借口的国家和人物,能放得过有德国背景的同济大学吗?列强在前40年的种种行径,置同济于死地而后快的暴戾,是足可以代表一个贫弱交加的国度,她的大学教育如何遭受外国强权蹂躏之命运的。还有军阀官僚,还有内战兵火,更有经济与观念的落后……那些个时代,中国大学能撑下来,容易吗?

同济更难,因此也更了不起!单说日寇狼烟烧到东北继而烧到上海,中国不少大学纷纷西迁,有哪一所大学比同济爬的山、走的路、涉的水更高、更长、更深?从1937年8月到1945年8月,由吴淞而市内,由市内而金华,由金华而赣州、吉安,由赣州、吉安而贺县,由贺县而经越南到昆明,由昆明而长江上游第一古镇的四川李庄,再而上海。有人说六迁,有人说九迁,几路行程共达两万三千余里,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大学在山崩地裂的时代,文化救国、教育救国、艰难生存甚至不断发展的典范吗?!

这一切都靠了人!那些爱国的人、勇敢的人、忧患的人、学术的人和同舟共济的同济人。真的,当我看到的材料渐多,接触的历史渐深,摸到的脉搏渐粗时,想写一部小小诗传的念头,也就渐渐有些沸腾了。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为了真理与自由,不少同济人在可以回避厄运时,却义无反顾去赴死,用青春之身去承受大苦难,这种黄钟大吕般的人格力量,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不能放下诗笔的缘故。写到殷夫和陈雨苍时,我不能抑制一个在和平时代已经将生命的勇气和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庸人的泪水了。那样山呼海啸的年代,这只是一座大学的痛苦和伟大吗?只是同济人才有的英雄业绩吗?

许多年来,我被一个教授应该完成的论文工作量约束得很少写诗了。这枝笔有些生疏,有时甚至很不听使唤。古体诗几千年,新诗一百年,好诗人和好诗都很多,更不要说外国传统中的英雄史诗了,我怎样来创作这部我称之为诗传的书呢?我感觉渺小而森茫,

只能尽力去做。有两点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一是我在 20 年前就认定的，无论古诗和新诗，某个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有机整体，最好不要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没有适合于内容的美的形式，或没有适合于美的形式的内容，这首诗要讲写得好的就很有些危险。中国造字有六书之说，而象形是最基本的手段，当然也造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受外国具体诗(Concrete Poetry)和台港图案诗的启发，我一直在尝试着写一种我自称为“象形诗”，即根据某一首诗的主要意象及其意义指涉，来结构诗的外形，以求该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真正达到完美的统一(1989 年 4 月 25 日的《北京青年报》，曾为我的这个想法和我的一些实验之作办过一个专版，曰：“独树一帜的诗坛怪杰”，当然夸张了，当然也很寂寥，但我想写的象形诗始终没有放弃)。这书里仍有我追求的象形诗，但是否实现了我的理想，我自己也很怀疑的。

二是当代大约有两拨人在写诗：一拨写旧体诗，另一拨写新诗，基本上有一点鸡犬不相闻的味道。写旧体诗的人们在探讨，如何依当代生活，写适合于当代口语的旧诗，于是出了一部《中华新韵》。新诗派自然不甘寂寞，尽管热闹的年头早过去了，但地火不熄，花样也是不少的。不过一百年的新诗成就，甚至有诗人都站出来否定了，这是很可悲哀的文事。我在这本小书里，也受了近年来一些诗人融汇新旧的影响，体式上，该旧即旧，是新如新，已基本上不受什么约束了。这可能太放肆了些，直率的人当说不懂规矩。其实，文学包括诗歌，新与旧也好，形式与内容也好，没有谁能若然立一火天水地，古来的诗艺都应该是可以相融的。我最担心的是，我的诗律修养实在有限，旧体诗尤其是近体一类，需要放在时间的磨刀石上上过好多遍才能发亮的。

还有，本来是打算写一百年的，很多原因不能如愿。也许再过十年甚至更久一些，让时间将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五十年打磨得更旧一些，那艘远航的大船巨浪成线，只留给我一丝丝银气水气的时候，我的文字可能会多一些历史的陈味罢。

作者于 2007 年 4 月 3 日三好坞畔

目 录

丛书总序

个人才艺 同济丰碑(代序) 黄维梁
前 言

序 诗 一粒芥舟 1

第一卷 长夜起航(1907—1927) 7

- 第一章 舵手 9
- 第二章 舟子们 17
- 第三章 海啸 24
- 第四章 风隙雨后 35
- 第五章 东海西海 52

第二卷 船在中流(1927—1949) 61

- 第一章 鼓帆 63
- 第二章 弄潮儿 74
- 第三章 砥柱 86
- 第四章 西征曲 101
- 第五章 归航 154

致谢词 162

序 诗
一粒芥舟



一粒芥舟的诗集



20 世纪 20 年代同济帆船校徽



新时期同济校徽

一粒

紫红的芽痕

由帕瑟瓦尔克

由辟雍的古尘

冒出 或顶开

迷离的梦境

一片

神草吗

穿过长长弹音

呼吸着水气

从火红的磨刀洋

从蔚蓝的什未林

芥舟

飘着药香

和颊官的刻纹

第 一 次

飞 起 来

行行重行行

这一天

飞成国舟

且发出龙吟

* “帕瑟瓦尔克”(Pasewalk):同济创办人埃里希·宝隆博士(Dr. Erich Paulun)的出生地;“什未林”(Schwerin)亦为宝隆故乡附近的地名和水名。

* “辟雍”和“颊宫”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官方大学,前者为天子所设;后者为诸侯所设。

* “芥舟”:《辞海》说是“小草般的小船”;《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记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芥舟》亦为1937年同济附中学生毕业纪念刊刊名。